



中国青年作家报



徐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，散文集《徐迅散文年编（5卷）》《半塘堵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自选集》《在水底思想》，长篇传记《张恨水传》等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
记者 周伟

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京，徐迅走出半生，忘不掉的还是故乡的山水和人，停不下的还是书写故乡的笔。

“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，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、与故乡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亲情感深深透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，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，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命胎记。”

诞生于乡野的作家梦：这场“梦”，一做就是40多年

20世纪60年代，徐迅出生于安徽省潜

山市余井镇。他的家乡坐落在雄奇灵秀的天柱山东麓，俊美的山川和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着这片土地，诞生了唐代“五老榜”诗人之一的曹松、宋代大画家李公麟、京剧鼻祖程长庚、现代作家张恨水等名人。

土生土长在乡村，在徐迅的记忆里，家乡“大片的丘陵上有山、有水、有稻田，长满松树，也长满蒿子草，长满了庄稼，乡村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”，“泥土喷香”。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野，可读的书极其有限，徐迅至今仍记得小学毕业那年，班主任老师每天会在课余给学生读上一段小说《追穷寇》，“她读的时候抑扬顿挫，类似于‘说书人’，这样就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，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神奇的联想，似乎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”。

后来，随着中学老师的诗词启蒙、阅读面的越发宽广，徐迅对文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——读书、写作成了他的精神养料，文章也很快发表在县文化馆的文学小报上。“那时报纸副刊多，散文发表快，这很能满足文学青年的‘发表欲’。”就这样，他不停地读读写写、写写读读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徐迅说，那时的自己犹如一只被“缪斯”之箭射中的小鹿，懵懵懂懂，不顾一切地跑上了文学这条充满艰辛和痛苦的崎岖小路。“再后来，随着作品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和被介绍，当自己又成了一名文学刊物编辑时，我才真切地意识到，我曾经做的竟是一个绵长、幼稚而又艰辛的‘作家梦’。”

这场“梦”，一做就是40多年。当年那个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，而兴奋得在田野上奔跑的少年，早已在文学的土壤上耕耘出一片广阔的天地。

去年在老家，徐迅意外翻出了几本十一二岁时读过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留了自己当时的签名，那段初识文学，如饥似渴读书的记忆再次被唤起。“认真想来，我一直在成为作家的路上。”

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，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潜山是徐迅地理上的家乡，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。浸淫在地域文化的海洋里，徐迅不止一次穿行在故乡的深山与丘陵上，书写故乡的人和事。他曾在家乡从事过村镇规划工作以及县志民俗、人物传的编辑工作，那段日子里，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，“虽然无法接受到历史的、精致的文化关怀，但另一种生命的朴素的原野乡土生活的背景却关照了我”。

而当徐迅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，只身走入北京后，陌生的环境、异乡的生活让他顿生一种浓郁的“故乡感”。在《道是故乡即家乡》一文中，他曾写道：“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，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，

也是实体，是具象的，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，里面就有一种情怀，就有生命情感的渗透……‘故乡感’既有时间的距离，又有空间的距离。”

“某种程度上说，写作正是一种‘陌生化’的发现和呈现。由于交通的便捷，信息的异常发达，哪怕人们一年不回故乡，故乡的一切都会通过信息让离开故乡的人一清二楚。如此一来，文学意义上的‘故乡感’就被削弱乃至消融了，故乡的‘陌生感’在减弱。”徐迅说。

尽管如此，故乡仍是他永远的创作母题和精神家园，“文学并不会因为一种‘感觉’的消失就失去其意义，在新的时代，这种消失了的‘故乡感’的故乡依然在那里，依然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，文学说到底还是写人，人的视角和格局决定一切”。

散文写作应遵循心灵的召唤

徐迅做过十几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主

编，也从从事过作家的组织工作，其间笔耕不辍，与文字打了大半生交道。他早年写小说更多，后来重心转移到散文创作上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创作应该是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和感悟的显露，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常识、修养和才情，而这一切都应当浑然天成，质朴自然，且无法刻意创新、用心雕琢。

2019年，《徐迅散文年编》面世，以徐迅1985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为起始，完整收录他人生不同时期流转于京城、故乡与异地的所思所感，至今已出版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和《竹山可望》5卷。

起初进行这种按时间写作的编辑时，他有些“心懷忐忑，惴惴不安”，“因为写作的当时语境的影响，作品会有一些良莠不齐参差不齐之感，作者会把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读者面前。”徐迅坦言，“好在，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袒露心灵的文本，所以我就不再介意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写散文都是他缓解乡愁、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，“随时随地而写，甚至想到就写，一挥而就”。“写散文对于我来说，全然是为了自己。相比较写小说而言，我的心灵就会显得非常轻盈和自由。”

徐迅认为，散文写作应该遵从心灵的召唤，从内心出发。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，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，最有力量量的散文写作永远来自真挚的情感。“散文创作还是要讲究真实，这种真实即散文作者心灵的真实，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实。”徐迅说，“人类有着共同的一些情感，但这些情感具体到每一个人，却又是个体的、独特的、无法复制的，其中的‘微妙’无以言说。作为写作者，就是要写这种微妙的，只属于‘我’的独特的个性情感。”

徐迅：故乡仍然是创作的永恒母题

一个绵长、幼稚而又艰辛的‘作家梦’。”

这场“梦”，一做就是40多年。当年那个因为在县报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，而兴奋得在田野上奔跑的少年，早已在文学的土壤上耕耘出一片广阔的天地。

去年在老家，徐迅意外翻出了几本十一二岁时读过的儿童文学作品，每本书的扉页上都留了自己当时的签名，那段初识文学，如饥似渴读书的记忆再次被唤起。“认真想来，我一直在成为作家的路上。”

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，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潜山是徐迅地理上的家乡，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。浸淫在地域文化的海洋里，徐迅不止一次穿行在故乡的深山与丘陵上，书写故乡的人和事。他曾在家乡从事过村镇规划工作以及县志民俗、人物传的编辑工作，那段日子里，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，“虽然无法接受到历史的、精致的文化关怀，但另一种生命的朴素的原野乡土生活的背景却关照了我”。

而当徐迅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，只身走入北京后，陌生的环境、异乡的生活让他顿生一种浓郁的“故乡感”。在《道是故乡即家乡》一文中，他曾写道：“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，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，

也是实体，是具象的，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，里面就有一种情怀，就有生命情感的渗透……‘故乡感’既有时间的距离，又有空间的距离。”

“某种程度上说，写作正是一种‘陌生化’的发现和呈现。由于交通的便捷，信息的异常发达，哪怕人们一年不回故乡，故乡的一切都会通过信息让离开故乡的人一清二楚。如此一来，文学意义上的‘故乡感’就被削弱乃至消融了，故乡的‘陌生感’在减弱。”徐迅说。

尽管如此，故乡仍是他永远的创作母题和精神家园，“文学并不会因为一种‘感觉’的消失就失去其意义，在新的时代，这种消失了的‘故乡感’的故乡依然在那里，依然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，文学说到底还是写人，人的视角和格局决定一切”。

散文写作应遵循心灵的召唤

徐迅做过十几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主

编，也从从事过作家的组织工作，其间笔耕不辍，与文字打了大半生交道。他早年写小说更多，后来重心转移到散文创作上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创作应该是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和感悟的显露，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常识、修养和才情，而这一切都应当浑然天成，质朴自然，且无法刻意创新、用心雕琢。

2019年，《徐迅散文年编》面世，以徐迅1985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为起始，完整收录他人生不同时期流转于京城、故乡与异地的所思所感，至今已出版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和《竹山可望》5卷。

起初进行这种按时间写作的编辑时，他有些“心懷忐忑，惴惴不安”，“因为写作的当时语境的影响，作品会有一些良莠不齐参差不齐之感，作者会把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读者面前。”徐迅坦言，“好在，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袒露心灵的文本，所以我就不再介意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写散文都是他缓解乡愁、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，“随时随地而写，甚至想到就写，一挥而就”。“写散文对于我来说，全然是为了自己。相比较写小说而言，我的心灵就会显得非常轻盈和自由。”

徐迅认为，散文写作应该遵从心灵的召唤，从内心出发。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，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，最有力量量的散文写作永远来自真挚的情感。“散文创作还是要讲究真实，这种真实即散文作者心灵的真实，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实。”徐迅说，“人类有着共同的一些情感，但这些情感具体到每一个人，却又是个体的、独特的、无法复制的，其中的‘微妙’无以言说。作为写作者，就是要写这种微妙的，只属于‘我’的独特的个性情感。”

徐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，散文集《徐迅散文年编（5卷）》《半塘堵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自选集》《在水底思想》，长篇传记《张恨水传》等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
记者 周伟

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京，徐迅走出半生，忘不掉的还是故乡的山水和人，停不下的还是书写故乡的笔。

“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，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、与故乡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亲情感深深透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，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，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命胎记。”

诞生于乡野的作家梦：这场“梦”，一做就是40多年

20世纪60年代，徐迅出生于安徽省潜

山市余井镇。他的家乡坐落在雄奇灵秀的天柱山东麓，俊美的山川和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着这片土地，诞生了唐代“五老榜”诗人之一的曹松、宋代大画家李公麟、京剧鼻祖程长庚、现代作家张恨水等名人。

土生土长在乡村，在徐迅的记忆里，家乡“大片的丘陵上有山、有水、有稻田，长满松树，也长满蒿子草，长满了庄稼，乡村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”，“泥土喷香”。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野，可读的书极其有限，徐迅至今仍记得小学毕业那年，班主任老师每天会在课余给学生读上一段小说《追穷寇》，“她读的时候抑扬顿挫，类似于‘说书人’，这样就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，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神奇的联想，似乎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”。

后来，随着中学老师的诗词启蒙、阅读面的越发宽广，徐迅对文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——读书、写作成了他的精神养料，文章也很快发表在县文化馆的文学小报上。“那时报纸副刊多，散文发表快，这很能满足文学青年的‘发表欲’。”就这样，他不停地读读写写、写写读读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徐迅说，那时的自己犹如一只被“缪斯”之箭射中的小鹿，懵懵懂懂，不顾一切地跑上了文学这条充满艰辛和痛苦的崎岖小路。“再后来，随着作品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和被介绍，当自己又成了一名文学刊物编辑时，我才真切地意识到，我曾经做的竟是一个绵长、幼稚而又艰辛的‘作家梦’。”

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，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潜山是徐迅地理上的家乡，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。浸淫在地域文化的海洋里，徐迅不止一次穿行在故乡的深山与丘陵上，书写故乡的人和事。他曾在家乡从事过村镇规划工作以及县志民俗、人物传的编辑工作，那段日子里，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，“虽然无法接受到历史的、精致的文化关怀，但另一种生命的朴素的原野乡土生活的背景却关照了我”。

而当徐迅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，只身走入北京后，陌生的环境、异乡的生活让他顿生一种浓郁的“故乡感”。在《道是故乡即家乡》一文中，他曾写道：“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，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，

也是实体，是具象的，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，里面就有一种情怀，就有生命情感的渗透……‘故乡感’既有时间的距离，又有空间的距离。”

“某种程度上说，写作正是一种‘陌生化’的发现和呈现。由于交通的便捷，信息的异常发达，哪怕人们一年不回故乡，故乡的一切都会通过信息让离开故乡的人一清二楚。如此一来，文学意义上的‘故乡感’就被削弱乃至消融了，故乡的‘陌生感’在减弱。”徐迅说。

尽管如此，故乡仍是他永远的创作母题和精神家园，“文学并不会因为一种‘感觉’的消失就失去其意义，在新的时代，这种消失了的‘故乡感’的故乡依然在那里，依然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，文学说到底还是写人，人的视角和格局决定一切”。

散文写作应遵循心灵的召唤

徐迅做过十几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主

编，也从从事过作家的组织工作，其间笔耕不辍，与文字打了大半生交道。他早年写小说更多，后来重心转移到散文创作上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创作应该是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和感悟的显露，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常识、修养和才情，而这一切都应当浑然天成，质朴自然，且无法刻意创新、用心雕琢。

2019年，《徐迅散文年编》面世，以徐迅1985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为起始，完整收录他人生不同时期流转于京城、故乡与异地的所思所感，至今已出版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和《竹山可望》5卷。

起初进行这种按时间写作的编辑时，他有些“心懷忐忑，惴惴不安”，“因为写作的当时语境的影响，作品会有一些良莠不齐参差不齐之感，作者会把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读者面前。”徐迅坦言，“好在，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袒露心灵的文本，所以我就不再介意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写散文都是他缓解乡愁、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，“随时随地而写，甚至想到就写，一挥而就”。“写散文对于我来说，全然是为了自己。相比较写小说而言，我的心灵就会显得非常轻盈和自由。”

徐迅认为，散文写作应该遵从心灵的召唤，从内心出发。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，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，最有力量量的散文写作永远来自真挚的情感。“散文创作还是要讲究真实，这种真实即散文作者心灵的真实，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实。”徐迅说，“人类有着共同的一些情感，但这些情感具体到每一个人，却又是个体的、独特的、无法复制的，其中的‘微妙’无以言说。作为写作者，就是要写这种微妙的，只属于‘我’的独特的个性情感。”

徐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，散文集《徐迅散文年编（5卷）》《半塘堵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自选集》《在水底思想》，长篇传记《张恨水传》等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
记者 周伟

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京，徐迅走出半生，忘不掉的还是故乡的山水和人，停不下的还是书写故乡的笔。

“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，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、与故乡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亲情感深深透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，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，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命胎记。”

诞生于乡野的作家梦：这场“梦”，一做就是40多年

20世纪60年代，徐迅出生于安徽省潜

山市余井镇。他的家乡坐落在雄奇灵秀的天柱山东麓，俊美的山川和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着这片土地，诞生了唐代“五老榜”诗人之一的曹松、宋代大画家李公麟、京剧鼻祖程长庚、现代作家张恨水等名人。

土生土长在乡村，在徐迅的记忆里，家乡“大片的丘陵上有山、有水、有稻田，长满松树，也长满蒿子草，长满了庄稼，乡村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”，“泥土喷香”。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野，可读的书极其有限，徐迅至今仍记得小学毕业那年，班主任老师每天会在课余给学生读上一段小说《追穷寇》，“她读的时候抑扬顿挫，类似于‘说书人’，这样就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，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神奇的联想，似乎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”。

后来，随着中学老师的诗词启蒙、阅读面的越发宽广，徐迅对文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——读书、写作成了他的精神养料，文章也很快发表在县文化馆的文学小报上。“那时报纸副刊多，散文发表快，这很能满足文学青年的‘发表欲’。”就这样，他不停地读读写写、写写读读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徐迅说，那时的自己犹如一只被“缪斯”之箭射中的小鹿，懵懵懂懂，不顾一切地跑上了文学这条充满艰辛和痛苦的崎岖小路。“再后来，随着作品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和被介绍，当自己又成了一名文学刊物编辑时，我才真切地意识到，我曾经做的竟是一个绵长、幼稚而又艰辛的‘作家梦’。”

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，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潜山是徐迅地理上的家乡，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。浸淫在地域文化的海洋里，徐迅不止一次穿行在故乡的深山与丘陵上，书写故乡的人和事。他曾在家乡从事过村镇规划工作以及县志民俗、人物传的编辑工作，那段日子里，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，“虽然无法接受到历史的、精致的文化关怀，但另一种生命的朴素的原野乡土生活的背景却关照了我”。

而当徐迅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，只身走入北京后，陌生的环境、异乡的生活让他顿生一种浓郁的“故乡感”。在《道是故乡即家乡》一文中，他曾写道：“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，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，

也是实体，是具象的，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，里面就有一种情怀，就有生命情感的渗透……‘故乡感’既有时间的距离，又有空间的距离。”

“某种程度上说，写作正是一种‘陌生化’的发现和呈现。由于交通的便捷，信息的异常发达，哪怕人们一年不回故乡，故乡的一切都会通过信息让离开故乡的人一清二楚。如此一来，文学意义上的‘故乡感’就被削弱乃至消融了，故乡的‘陌生感’在减弱。”徐迅说。

尽管如此，故乡仍是他永远的创作母题和精神家园，“文学并不会因为一种‘感觉’的消失就失去其意义，在新的时代，这种消失了的‘故乡感’的故乡依然在那里，依然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，文学说到底还是写人，人的视角和格局决定一切”。

散文写作应遵循心灵的召唤

徐迅做过十几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主

编，也从从事过作家的组织工作，其间笔耕不辍，与文字打了大半生交道。他早年写小说更多，后来重心转移到散文创作上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创作应该是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和感悟的显露，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常识、修养和才情，而这一切都应当浑然天成，质朴自然，且无法刻意创新、用心雕琢。

2019年，《徐迅散文年编》面世，以徐迅1985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为起始，完整收录他人生不同时期流转于京城、故乡与异地的所思所感，至今已出版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和《竹山可望》5卷。

起初进行这种按时间写作的编辑时，他有些“心懷忐忑，惴惴不安”，“因为写作的当时语境的影响，作品会有一些良莠不齐参差不齐之感，作者会把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读者面前。”徐迅坦言，“好在，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袒露心灵的文本，所以我就不再介意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写散文都是他缓解乡愁、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，“随时随地而写，甚至想到就写，一挥而就”。“写散文对于我来说，全然是为了自己。相比较写小说而言，我的心灵就会显得非常轻盈和自由。”

徐迅认为，散文写作应该遵从心灵的召唤，从内心出发。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，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，最有力量量的散文写作永远来自真挚的情感。“散文创作还是要讲究真实，这种真实即散文作者心灵的真实，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实。”徐迅说，“人类有着共同的一些情感，但这些情感具体到每一个人，却又是个体的、独特的、无法复制的，其中的‘微妙’无以言说。作为写作者，就是要写这种微妙的，只属于‘我’的独特的个性情感。”

徐迅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，中国煤矿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小说集《某月某日寻访不遇》，散文集《徐迅散文年编（5卷）》《半塘堵》《响水在溪——名家散文自选集》《在水底思想》，长篇传记《张恨水传》等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见习记者 郑欣宜
记者 周伟

从潜山的乡野一路走到北京，徐迅走出半生，忘不掉的还是故乡的山水和人，停不下的还是书写故乡的笔。

“每一次对故乡的习惯性的凝望，都让我感到我与故乡、与故乡父老乡亲、兄弟姐妹的亲情感深深透透的那种人性的疼痛、隐忍和希冀，早已深刻地烙印在我逐渐成长的心灵上，成了我摆脱不了的生命胎记。”

诞生于乡野的作家梦：这场“梦”，一做就是40多年

20世纪60年代，徐迅出生于安徽省潜

山市余井镇。他的家乡坐落在雄奇灵秀的天柱山东麓，俊美的山川和丰厚的历史文化滋润着这片土地，诞生了唐代“五老榜”诗人之一的曹松、宋代大画家李公麟、京剧鼻祖程长庚、现代作家张恨水等名人。

土生土长在乡村，在徐迅的记忆里，家乡“大片的丘陵上有山、有水、有稻田，长满松树，也长满蒿子草，长满了庄稼，乡村人一年四季忙忙碌碌”，“泥土喷香”。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野，可读的书极其有限，徐迅至今仍记得小学毕业那年，班主任老师每天会在课余给学生读上一段小说《追穷寇》，“她读的时候抑扬顿挫，类似于‘说书人’，这样就把我的胃口吊得高高的，脑海里充满了许多神奇的联想，似乎踏进了一个崭新的境地”。

后来，随着中学老师的诗词启蒙、阅读面的越发宽广，徐迅对文学的热情越来越高涨——读书、写作成了他的精神养料，文章也很快发表在县文化馆的文学小报上。“那时报纸副刊多，散文发表快，这很能满足文学青年的‘发表欲’。”就这样，他不停地读读写写、写写读读，一发不可收拾。

徐迅说，那时的自己犹如一只被“缪斯”之箭射中的小鹿，懵懵懂懂，不顾一切地跑上了文学这条充满艰辛和痛苦的崎岖小路。“再后来，随着作品不断地在报刊上发表和被介绍，当自己又成了一名文学刊物编辑时，我才真切地意识到，我曾经做的竟是一个绵长、幼稚而又艰辛的‘作家梦’。”

因为距离生就的故乡感，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潜山是徐迅地理上的家乡，也是哺育了他的精神原乡。浸淫在地域文化的海洋里，徐迅不止一次穿行在故乡的深山与丘陵上，书写故乡的人和事。他曾在家乡从事过村镇规划工作以及县志民俗、人物传的编辑工作，那段日子里，他越发清楚地认识到，“虽然无法接受到历史的、精致的文化关怀，但另一种生命的朴素的原野乡土生活的背景却关照了我”。

而当徐迅离开生活了30多年的家乡，只身走入北京后，陌生的环境、异乡的生活让他顿生一种浓郁的“故乡感”。在《道是故乡即家乡》一文中，他曾写道：“对于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，如果说家乡是嵌入记忆深处的老屋，是童年以及老屋周围的一切，

也是实体，是具象的，那么故乡这个词便稍显虚饰，里面就有一种情怀，就有生命情感的渗透……‘故乡感’既有时间的距离，又有空间的距离。”

“某种程度上说，写作正是一种‘陌生化’的发现和呈现。由于交通的便捷，信息的异常发达，哪怕人们一年不回故乡，故乡的一切都会通过信息让离开故乡的人一清二楚。如此一来，文学意义上的‘故乡感’就被削弱乃至消融了，故乡的‘陌生感’在减弱。”徐迅说。

尽管如此，故乡仍是他永远的创作母题和精神家园，“文学并不会因为一种‘感觉’的消失就失去其意义，在新的时代，这种消失了的‘故乡感’的故乡依然在那里，依然是作家笔下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，文学说到底还是写人，人的视角和格局决定一切”。

散文写作应遵循心灵的召唤

徐迅做过十几年的文学杂志编辑和主

编，也从从事过作家的组织工作，其间笔耕不辍，与文字打了大半生交道。他早年写小说更多，后来重心转移到散文创作上。在他看来，文学创作应该是一个人的整个人格和感悟的显露，还关系到一个作家的常识、修养和才情，而这一切都应当浑然天成，质朴自然，且无法刻意创新、用心雕琢。

2019年，《徐迅散文年编》面世，以徐迅1985年发表的散文作品为起始，完整收录他人生不同时期流转于京城、故乡与异地的所思所感，至今已出版《雪原无边》《皖河散记》《鲜亮的雨》《秋山响水》和《竹山可望》5卷。

起初进行这种按时间写作的编辑时，他有些“心懷忐忑，惴惴不安”，“因为写作的当时语境的影响，作品会有一些良莠不齐参差不齐之感，作者会把自己的一切都袒露在读者面前。”徐迅坦言，“好在，散文本身就是一种袒露心灵的文本，所以我就不再介意了。”

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写散文都是他缓解乡愁、直面现实的一把锋刃，“随时随地而写，甚至想到就写，一挥而就”。“写散文对于我来说，全然是为了自己。相比较写小说而言，我的心灵就会显得非常轻盈和自由。”

徐迅认为，散文写作应该遵从心灵的召唤，从内心出发。在信息时代的浪潮中，无论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发展，最有力量量的散文写作永远来自真挚的情感。“散文创作还是要讲究真实，这种真实即散文作者心灵的真实，情感乃至生命的真实。”徐迅说，“人类有着共同的一些情感，但这些情感具体到每一个人，却又是个体的、独特的、无法复制的，其中的‘微妙’无以言说。作为写作者，就是要写这种微妙的，只属于‘我’的独特的个性情感。”



青春中国(报告文学节选)

志愿文学

得报考竞争激烈，1000多人抢3个名额。她心想，大约300比1，肯定考不上，这事也就淡忘了。

在电话里，对方通知谈海玉去面试。

谈海玉抱着行李，支支吾吾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对方也急了，“喂喂喂”地叫着，谈海玉头皮一热，脱口而出：我现在已经到西藏了，面试不去吧。

后来，谈海玉不止一次地想，如果公务员的成绩比志愿者的名单早些出来，或许自己就会是另外一种人生了。但是，世界上很多事情是没有如果的。

进藏之后，最开始先到拉萨集中参加志愿者培训，谈海玉感觉拉萨还挺好的，然而到了那曲，艰苦的生活让初来乍到的她很难适应。由于海拔高，那曲几乎没有夏天，每年最高温度只有18-19摄氏度，当时那曲还没拉电网，也没有自来水，条件可想而知。

没有通电，那医院动手术怎么办？

谈海玉说，当时医院依靠柴油发电机发电，但经常停电。她在急诊科的时候，有次碰到一名外伤患者需要缝合手术，刚开始有电，清创完之后就停电了，因为做手术不可能停下来，所以家属打着手电照着做完了手术。

最开始的时候，他们的生活区是没电的，后来

05后文学

才接通了国家电网。自来水也是2017年才通，之前都是用桶打井水，谈海玉打了10年的井水。

“条件这么差，当时有没有想着回青海去？”我问她。“最开始的时候也动过，就想着早点结束支医回西宁去。”这是谈海玉初到那曲时的真实想法。可是在那曲当医生的时间越长，谈海玉就越离不开：“这里的人特别好是我留下来的一个原因，还有一个是像我们去青海，医学院毕业的优秀人才特别多，青海肯定不缺我这个医生，但西藏肯定需要我。学医的，在那曲更有用武之地。”医者仁心，“被需要”是谈海玉留下来的最大的动力。

2008年6月，谈海玉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那曲待了5年，她说那曲话，办那曲事，做那曲人，用责任与担当赢得了藏北千

部群众的口碑。党的十九大召开前，她还光荣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。名单在网上公布后，谈海玉都觉得恍惚，她后来才知道，全西藏将近2000多名候选人中选出了11名基层代表。

像极了他得胜归来时那样。

可能是积年累月的功夫吧，眨眼间，老黑便消失不见了。妈妈急了，撒下众人四处寻找，但司机不耐烦地按起了喇叭，她只好失魂落魄地回来了。

我们搬进了大楼房。我从4楼的窗户往外看，可以看到很远，但花草树木，虫鱼泥巴，都变得遥不可及。如果不站在窗边，就只能看见灰白的天空了。

虽然楼房没有低矮的屋檐，也不大可能看见邻居大敞的厨房，我却笃定老黑总有一天会敲开4楼的窗户，给我丢进来一两条邻居家晒的小鱼。

可他并没有，他消失在乡村与城市的边缘。

妈妈不死心，多次回到平房，“老黑老黑”地呼唤。她总不会一直毫无所获。她看到过这世界上最多的“老黑”，踏雪寻梅或墨里藏针，他们都在妈妈的呼叫声中躲进低矮的平房，只留下一个空壳。

妈妈终于见到了老黑。他瘦了很多，却更敏捷了，黑黑的一团固执地蹲坐在平房的房檐上。妈妈向他伸出手，他坐直了身子看妈妈，也伸了手去，半途却缩回了，最后只低头蹭了蹭她的手，走了。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老黑。

妈妈失落地回了家，一边抚摸着老黑睡觉的篮子，一边念叨着：“还是平房好，平房能跑猫。”

这是10多年前的事了，老黑比我还大，或许早已经化为一捧尘土。尘土也挺好，可以随风去自由的天地里闯荡。

很多人被钢筋水泥困了一年又一年，麻木而迟钝地庸碌生活，就算某一天自由由意志觉醒，却没有勇气逃离这水泥的丛林。我想，老黑是自由的。

平芜尽处是春山

汪欣然
苏州大学第26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

启程，新故事的开始

终于，时间来到8月。